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蔡中郎集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葉賓書

蔡中郎集　　別集類一　漢

提要

臣等謹案蔡中郎集六卷漢蔡邕撰隋志載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註曰梁有二十卷録一卷則其集至隋已非完本舊唐志乃仍作二十卷當有官書佚脱而民間傳本未亡故復出也宋志著録僅十卷則又經散

亡非其舊本矣此本為雍正中陳留所刊文與詩共得九十四首證以張溥百三家集刊本多寡增損互有出入卷首歐静序論姜伯淮劉鎮南碑斷非邕作以年月考之其説良是張本删去劉碑不為無見然以伯淮為邕前輩宜有邕文遂改建安二年為熹平二年則近于武斷矣張本又載薦董卓表而陳留本無之其事范書不載或疑為後人贋作然

劉克莊後村詩話已排詆此表與揚雄劇秦美新同稱則宋本寔有此文不自張本始載後漢諸史自袁范二家以外尚有謝承薛瑩張璠華嶠謝沈袁崧司馬彪諸家今皆散佚亦難以史所未載斷其事之必無或新本刊于陳留以桑梓之情欲為隱諱故削之以滅其迹歟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蔡中郎集原序

漢蔡中郎傳邕博學辭章為靈紀十意及雜文凡百四篇傳於世傳所載者釋誨幽冀刺史闕疏陳政要七事金商門答災異疏被收時表及世傳獨斷女訓文選陳太丘等碑文初學記短人賦纔十數篇而已按唐書藝文志洎吳氏西齋書目並云邕集十五卷今之所傳纔十卷六十四篇其中可疑者宗廟頌賛述武皇風昊天眷祐我魏之句蓋以宗廟指魏也又魏武帝祠橋太尉

文稱丞相兾州牧魏王操又姜伯淮碑稱建安二年卒劉鎮南碑建安十三年薨太和二年葬按邕傳董卓被誅邕為王允所害時年六十一據邕金商門答灾異被收表云臣今年四十八靈帝光和元年也董卓被誅獻帝初平三年也光和元年戊子至初平三年壬申邕正六十一矣又初平至四年改興平二年改建安至五年正月薨操薨三月改延康十月禪于魏王丕即初平四年是為二十六年太和二年乃魏明帝之二年至是又八年

計邕死巳三十六年矣按初平誅卓之歲操始爲東郡太守破黃巾於壽張至建安十三年操自爲丞相二十一年操自進爲魏王始有魏宗廟而操不得先稱魏王武帝及武皇也其姜伯淮劉鎮南堯埜先後年代差遠邕安得紀述耶集既缺五卷今所傳者盖後人好事者雜以他人之文非本編也建安黄初文體多相類復不逮廣披衆集固不可知其誰之作也因叅證事跡識於帙末天聖紀號龍集癸亥餘月哉生明後八日海陵西

齋平陽歐静識之序

蔡中郎集卷一

漢　蔡邕　撰

獨斷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

戒書

皇帝皇王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承周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髙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

王者至尊四號之别名

王畿内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

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天子正號之別名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

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

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畀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

但言上不敢渫瀆言尊號尊王之義也

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爾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

曰奏奉高宫惟當時所在或曰朝廷亦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言之也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遂無言之者

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

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惟其所好然則秦以
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為僥倖車駕所至臣民被其德
澤以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
親臨軒作樂賜食皂帛越巾刀珮帶民爵有級數或賜
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其所當得而得之王仲任
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然則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親愛者皆曰幸

策書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字不書於策其制長三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於位者亦以策書誄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

者也

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上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為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惟赦令贖令名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為

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其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戒書戒勑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勑文曰有詔勑某官是為戒勑也世皆名此為策書失之遠矣

凡羣臣上疏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

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

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曰報聞公卿使謁者將大夫以下至吏民尚書左丞奏聞報可表文報已奏

如書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駁議不言議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

尉將大夫以下亦為朝臣

王者臨撫之别名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之令長古之諸侯

百乘之家曰百姓百乘之家子男之國也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京師天子之畿内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

天子命令之别名一曰命出君下臣名曰命二曰令奉而行之名曰令三曰政著之竹帛名曰政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朝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旦三老

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為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三代建正之别名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吕言陰氣太勝助黄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黄鍾言陽氣踵黄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三代年歲之别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

故曰載也夏曰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年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天子諸侯后妃夫人之别名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緺綟金印緺綟色似綠

天子后立六宫之別名三夫人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嚳正妃又九九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

王者子女封邑之差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帝之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天子諸侯宗廟之别名左宗廟東曰左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徙之三月示其潔也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内雉門之外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

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五
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大夫以下廟之别名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三
廟一壇考廟王考廟四時祭之也士一廟降大夫二也上
士二廟一壇考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而已自立二祀
曰門曰行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所謂祖稱
曰廟者也亦立二祀與上士同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
為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

周祧文武為祧四時祭之而已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壇謂築土起堂墠謂築土而無屋者也

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與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社
亡國之社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為社
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
與天地絶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
居百姓以上則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
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天子為羣姓立七祀之别名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户曰竈

諸侯為國立五祀之别名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行曰公厲

大夫以下自立三祀之别名曰族厲曰門曰行

五祀之别名門秋為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户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户祀户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内之西行冬為太陰

盛寒為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一作軷𡍐竈夏為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陘也中霤季夏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也五方正神之别名東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南方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中央之神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六神之别名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田厲山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三神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官祠后土祠位在壬地社神盖共工氏之子句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為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為社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位在

耒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為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室別壇俱在耒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敬畏也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如左

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鳻鶞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

竊玄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竊藍冬扈氏農正趣民盖藏竊黄棘扈氏農正掌除茅茨一曰掌人百果竊丹行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唶唶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嘖嘖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竊脂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鷃鷃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宫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黄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隷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宫

中敺疫鬼也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神荼鬱壘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神荼與鬱壘二神居其門主閱領諸鬼其惡害之鬼執以葦索食虎故十二月歲竟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也乃畫荼壘并懸葦索於門户以禦凶也

四代稱臘之别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

臘

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太昊木行）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天子大蜡八神之別名蜡之言索也祭日索此八神而祭之也大同小異為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

先嗇　司嗇　農

郵表畷　猫虎猫食田鼠虎食田豕迎其神而祭之

坊　水庸　昆蟲

五祀之別名五祀臣義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大災則祀能捍大患則祀

六號之別名神號尊其名更為美稱若曰皇天上帝也鬼號若曰皇祖伯某祇號若曰后土地祇也牲號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之屬也齍號黍曰薌合粱曰香萁之屬也幣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之屬也

凡祭宗廟禮牲之别名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腯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羮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

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香萁稻曰嘉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太祝掌六祝之辭順祝願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告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

遠罪病也
宗廟所歌詩之別名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執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執競一

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一章七句烝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所歌也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雝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

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執政朝於廟之所歌也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已之所歌也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耤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賚一章六句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右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

五等爵之別名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助理天下其地方百里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其地方百里伯者白也明白於德其地方七十里子者滋也奉天工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方五十里

一云

周制

守者秦制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伊河洛也漢改曰河南守武帝會曰太守世祖都洛陽改曰正

諸侯大小之差諸侯王皇子封為王者稱曰諸侯王徹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稱曰徹侯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也朝侯諸侯有功德者天子特命為朝侯位

次諸卿

王者耕耤田之別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三代學校之別名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諸侯曰頖宮頖言半也義亦如上

五帝三代樂之別名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

朝士卿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也羣臣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也羣吏在其後三槐三公之位也州長衆庶在其後

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臯陶為理尚書曰臯陶作士夏曰均臺周曰圄圄漢曰獄

四夷樂之別名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為樂之聲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一作禁北方曰禁一作昧

易曰帝出乎震震者木也言虙犧氏始以木德王天下也木生火故虙犧氏没神農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神農氏没黄帝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黄帝没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昊氏没顓頊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顓頊氏没帝嚳氏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帝嚳氏没帝尭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髙

祖以火德繼之

伏犧為太昊氏炎帝為神農氏黃帝為軒轅氏少昊為金天氏顓頊為高陽氏帝嚳為高辛氏帝堯為陶唐氏帝舜為有虞氏夏禹為夏后氏湯為殷商氏

武王為周

高祖為漢

高帝在位十二年生惠帝

惠帝七年無後

呂后攝政八年立惠帝弟代王爲文帝

文帝二十三年生景帝

景帝十六年生武帝

武帝五十四年生昭帝

昭帝十三年無後立先衛太子孫爲宣帝

宣帝二十五年生元帝

元帝十六年生成帝

成帝二十六年無後立弟定陶王子爲哀帝

哀帝五年無後立弟中山王子為平帝

平帝五年王莽篡

王莽十六年劉聖公殺之

聖公二年光武殺之

光武三十三年生明帝

明帝十八年生章帝

章帝十三年生和帝

和帝十七年生殤帝

殤帝一年無後取清河王子為安帝

安帝十九年生順帝

順帝十九年生冲帝

冲帝一年無後取和帝孫安樂王子是為質帝

質帝一年無後取河間敬王孫蠡吾侯子為桓帝

桓帝二十一年無後取解犢侯子立為靈帝

靈帝一十二年生史侯董卓殺之立史侯弟陳留王為帝

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聖公三百六

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

莽不入數高帝以甲午歲即位以乙未為元

帝嫡妃曰皇后帝母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其

衆號皆如帝之稱秦漢以來少帝即位后代而攝政稱

皇太后詔不言制漢興惠帝崩少帝弘立太后攝政哀

帝崩平帝幼孝元王皇后以太皇太后攝政和帝崩殤

帝崩安帝幼和憙鄧皇后攝政孝順崩冲帝質帝桓帝

皆幼順烈梁后攝政桓帝崩今上即位桓思竇后攝政

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羣臣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世					
一世				高祖	
二世				惠帝	
三世				文帝	
四世				景帝	長沙定王
五世				武帝	舂陵節侯
六世			戾太子	昭帝	鬱林太守
七世			史皇孫		鉅鹿都尉
八世			宣帝		南頓令
九世			元帝		光武
十世	中山孝王	定陶共王	成帝		明帝
十一世	平帝	哀帝			章帝
十二世					和帝
十三世					殤帝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清河孝王	千乘貞王	河間孝王	
安帝	樂安夷王	蠡吾侯翼	解犢亭侯淑
順帝	勃海孝王	桓帝	解犢亭侯萇
沖帝	質帝		靈帝
			獻帝

文帝雖在第三禮兄弟不相爲後文帝即高祖子於惠
帝兄弟也故不爲惠帝後而爲第二宣帝後次昭帝史
皇孫之子於昭帝爲兄孫以係祖不得爲與父齊故爲
七世光武雖在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

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父祖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
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世故河圖曰赤九世會
昌謂光武也十世以光為孝明也十一以興謂孝章也
成雖在九哀雖在十平雖在十一不稱次
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
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
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
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古不墓

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之意也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别立廟月備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

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為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於光武為禰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遵承遂常奉祀光武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為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桓曰威宗惟殤冲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

今洛陽諸陵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曰上飯大官送用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冢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官屬陛西除下先帝神座後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皆欲使先帝魂神具聞之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正月上丁祠南郊禮

畢次北郊明堂高祖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也四時宗廟用牲十八太牢皆有副倅西廟五主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也高帝為高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其廟皆不毁孝元功薄當毁光武復天下屬𠑽於元帝為子以元帝為禰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毁也

東廟七主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也光武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為穆宗安帝為

恭宗順帝爲敬宗桓帝爲威宗廟皆不毀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爲廟者三殤帝康陵冲帝懷陵質帝静陵是也追號爲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塋北陵安帝祖母也清河孝德皇后安帝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懐后塋西陵和帝母也安帝張貴人曰恭敏后塋北陵順帝母也

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

漢家不言禘祫五年而再殷祭則西廟惠帝景昭皆别

祠成哀平三帝以非光武所後藏主長安故高廟四時祠於東廟京兆尹侍祠衣冠車服如太常祠行陵廟之禮順帝母故云姓李或姓張高祖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孝宣繼孝昭帝其父曰史皇孫祖父曰衛太子太子以罪廢及皇孫皆死宣帝但起園陵長承奉守不敢加尊號於祖父也光武繼孝元亦不敢加尊號於父祖也世祖父南頓君曰皇考祖鉅鹿都尉曰皇祖曾祖鬱林太守曰皇曾祖高祖舂陵

節侯曰皇高祖起陵廟置章陵以奉祠之而已至殤帝崩無子弟安帝以和帝兄子從清河王子即尊號依高帝尊父為太上皇之義追號父清河王曰孝德皇順帝崩冲帝無子弟立樂安王子是為質帝帝偪於順烈梁后父大將軍梁冀未得尊其父而崩桓帝以蠡吾侯子即尊位追尊父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母匡太夫人曰孝崇后祖父河間孝王曰孝穆皇祖母妃曰孝穆后桓帝崩無子今上即位追尊父解犢侯曰孝仁皇母董夫人

曰孝仁后祖父河間敬王曰孝元皇祖母夏妃曰孝元后

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地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户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

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也

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洛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顔色然後還宫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

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賛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舊儀三公以下月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為正月十月朔朝也

冬至陽氣始起麋鹿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静不

聽事送迎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鐘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鳴則息也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在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先帝時時備大駕

上原陵他不常用惟遭大喪乃施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諸副車小駕祠宗廟用之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侍中中常侍侍御史主者郎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諸軍車騎春秋上陵令又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令以下皆先行

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俗人名之曰五帝車非

也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耤田乗之又有蹋猪車慢輪有畫田獵乗之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乗之以從

凡乗輿車皆羽蓋金華瓜黄屋左纛金鍐方釳繁纓重轂副牽

黄屋者蓋以黄為裏也

左纛者以氂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鬉上金鍐者馬冠也髙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鬉前方釳者鐵廣

數寸在鏤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繫纓在馬膺前如索帬者是也

重轂者轂外復有一轂施舝其外乃復設舝施銅金鏤形如緹亞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今二千石亦然但無畫爾

前驅有九斿雲罕闟戟皮軒鑾旗車皆大夫載鑾旗者編羽毛引繫橦旁俗人名之曰雞翹車非也後有金鉦黄鉞黄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

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也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爲之也

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鎛正黄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上但以青縑爲蓋羽毛無後户

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

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禮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漢雲翹冠樂祠天地五郊舞者服之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皐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而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珠玉於其端是為十二旒組纓如其綬之色三公

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
皆有前無後組纓各視其綬之色旁垂黈纊當耳郊天
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衣黼衣玉佩履絇履孔子曰
服周之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公王
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六百石以
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朝侯祀天地明堂皆
冠平冕

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諸侯卿七其纓與組各如其綬之色衣玄上纁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祠宗廟則長冠袀玄其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御史冠法冠謁者冠高山冠其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玄端執事者皮弁服宮門僕射冠却非大樂郊社祝舞者冠建華其狀如婦人縷簏迎氣五郊舞者所冠亦為冕車駕出後有巧士冠其冠似高山冠而小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陶

公主家名見董偃偃傳青褠綠幘主贊曰主家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為之起乃賜衣冠引上殿董仲舒武帝時人其上兩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冠者之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爾冠惠文者宜短爾各隨所宜

通天冠天子常服漢服受之秦禮無文遠遊冠諸侯王所服展筩無山禮無文高山冠齊冠也一曰側注高九

寸鐵為卷梁不展筩無山秦制行人使官所冠今謁者服之禮無文太傅胡公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

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卿大夫尚書博士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梁漢制禮無文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冠獬

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為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貂蟬鼠尾飾之太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齊冠或曰長冠竹裏以纚高七寸廣三寸形制如板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為珠形制似縷麗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圖以為此制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令舞者服之
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
術士冠前圓吳制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不用其說未聞
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禮無文

郄非冠宮門僕射者服之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七寸前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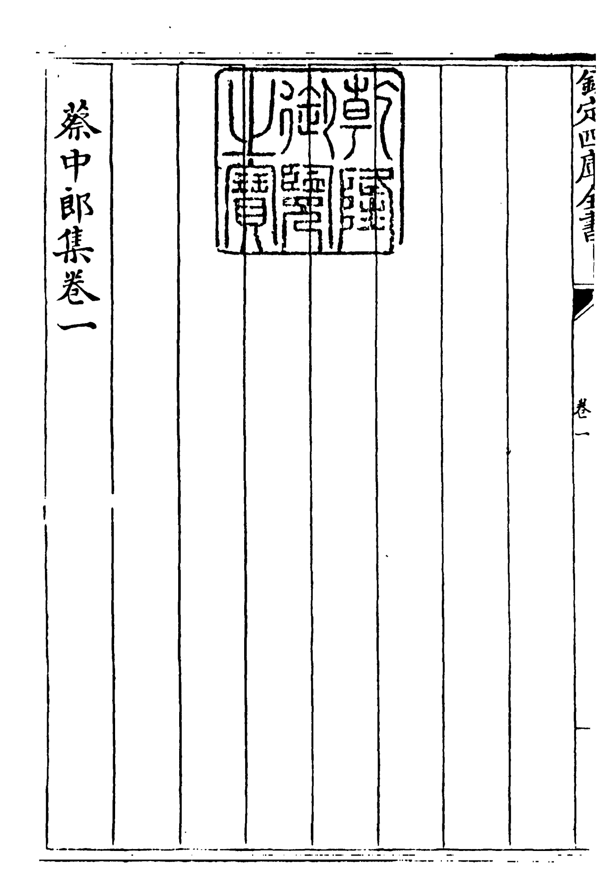
郄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士服之禮無文

珠弁爵弁收通天冠進賢冠長冠緇布冠委貌冠皮弁惠文冠古者天子冠所加者其次在漢禮

帝謚

違拂不成曰隱　靖民則法曰黄　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　殘人多壘曰桀　殘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　愛民好與曰惠　聖善同文曰宣
聲聞宣遠曰昭　克定禍亂曰武　聰明睿智曰獻
温柔聖善曰懿　布德執義曰穆　仁義説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神　布綱治紀曰平　亂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　辟土有德曰襄　貞心大度曰匡
大慮慈民曰定　知過能改曰恭　不生其國曰聲

一德不懈曰簡　夙興夜寐曰敬　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靖　安樂治民曰康　小心畏忌曰僖
中身早折曰悼　慈仁和民曰順　好勇致力曰莊
恭人短折曰哀　在國逢難曰愍　名實過爽曰繆
壅遏不通曰幽　暴虐無親曰厲　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兼國曰桓　經緯天地曰文　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　去禮遠衆曰煬　怠政外交曰攜
與治不數曰祈 一曰震



蔡中郎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蔡中郎集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朱衣

蔡中郎集卷二

漢 蔡邕 撰

陳政要七事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縁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

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
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觧除猶
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
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川憒盛則當靜反
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物利民則螟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
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
其利上違天丈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

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日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廱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輙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

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產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爾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絶於朝

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快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川刺史龐芝凉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謡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

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

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

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名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

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虚偽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䍦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為對臣邕言

今月十日詔名金商門問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哀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黒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黒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出至照於宫

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天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袵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掐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政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守衛整威權權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

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黄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宫乃下獄死是

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簒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

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未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

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不疑等皆

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為王氏

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

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戒天子

驚羣陰太隆羣下並湊强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

寵禄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宫侍中寺聞雌雞欲化為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為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宫輅軨中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伐

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即為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絕女御與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曰即祚以來災青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畿甸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

又失道而見是為蠃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為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內帑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

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將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懲抑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

曰六沴作見若時其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

用彰於下

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

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奥退食在公故特密問

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

分别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徳允明深

悼變異徳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奥退食在公非臣螻蟻

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

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邑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為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以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絶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為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灾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陛下幸問臣敢不盡情以對竊聞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宫中無他逸寵而乳母趙

婣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寵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漬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大尉張顥為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創懲光祿勳掌璋所在

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
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
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
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為陛下先
羣臣引退以觧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
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
甫之姿故大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愊剛正並宜為謀主
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者與朝廷同其休戚顧或小人

在位懷譏憂謗如有設施動多牽制是宜引為君之
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
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
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
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
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每
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
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

下聽納忠言忍而絶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髙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豈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

議爲名職以郎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
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
下精兵國家瞻使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
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
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
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
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
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

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恠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浹旬不決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常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内史武帝患東越

數反拜侍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為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冀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失救時之便耶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遲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

諸州刺史罷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縷縷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䕶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春足以埽滅時故䕶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為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

南單于以下與有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為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為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闐顔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蓄用度饒衍

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税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

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餉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輿議横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内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

之疥瘙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肓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刼摽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絶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愛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意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於是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内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感國内侮之患豈與蟲螘之

虜校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終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

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乎時變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郭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

章具存循二子之筴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知夙就叅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上醴酒九鐘稽首

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惱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

於當時謙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名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攖討即起家拜為太山太守屠斬禁黠綏撫羌弱青兖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夏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為懿愿愛財省穡毎有餘資養士御衆怳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

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雝之美臣以愚頑忝汚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惟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勻稱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閒用之舅偃

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

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

埊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

皆合臣即名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

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

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

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

義之士恐不能及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

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而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夷宮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為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況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顒顒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邕頓首

讓尚書乞在閒冗

臣謹按漢書高祖受命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嬖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没太尉鄧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

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邑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非工女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太傅隗以舊臣入録機密事尚書令日磾先輩舊德位躋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尚書張憙已歴九列魯旭侍中收守宣藩剖符數郡惟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顔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

闕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户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

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鷄犬鳴吠之用常以墨瑰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絶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

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詞非臣才量所能祗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黄河若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

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歳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録書臣等在功臣之列蹈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遇臣之長策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鼲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邦君憂心灼烜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猶能讓所不如昔之范氏不忘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昴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覲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釁帶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

增甚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邶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為異美夫人君無戲弄之言憲法有評罔之劾臣不敢違戾飭虛以詎上旨疑懼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伏惟留省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

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録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爲衆所恠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幾衡出入省闥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碁石枰蓮香瓠子并各器物誠念及下錫

惠周至每勑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荅稱萬一不意卒遷苟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踧踖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土長遠江山阻隔頃來未悉輯睦劉馬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導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汚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肋絶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表賀録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前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内太守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録故羽林郎將李叅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録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叅以亡為存衍以存為亡錯奏謬録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徳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

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讐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為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

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
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
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祉廟稱肅
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舋權移臣下
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
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故復禮以求厥中

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

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
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
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為無
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戇議不
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於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
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

王莽之亂宗廟墮壊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歴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鈌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於長安飭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鬛商祭

明視薌合嘉蔬香萁鹹鹺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

享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於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答齋議

日月詔名尚書閤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

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齋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宫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静交神明既無爊閒祠室又寛可齋無疑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邕愚戇死罪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翱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

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形管記君王纎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戹孝殤幼冲國祚中絶海内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災札荒為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凉猾夏作寇振驚潡碣家有采薇之思人懐殿叩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

非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饔人徹羞膳不過
擇黄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絶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
雕鏤不為離宫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
出宫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
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錮正憲法六千餘事
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
東觀闕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抜屢
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

吏受取為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錮之十年追
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絶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
簡諸國胄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政不
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
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
徒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
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永
元之世以為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斃徼外絶國慕

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郤而不聽郡國
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
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
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髙陽
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内思媚周京為髙未有如
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六百之
會消无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
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

高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被收時表

議郎冀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隷又託河內郡吏李可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

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按實屬宛可不及陛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限狀所緣内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徵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切公卿内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救恠異爲陛下圖康寧

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恠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為戒誰敢復為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

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宂招致禍患

自臣職爾臣對問時即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者横見

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推沒并內坑陷誠冤誠

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臣一入牢檻當爲箠楚所

迫趣以飲藥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

身當辜戮免質并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

加飡爲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趍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充徙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

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户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為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

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户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洪參思圖牒尋繹度

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違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

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補綴遺闕貽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蔡中郎集卷二